



江寒汀繪著

百花・百鳥

100 Flower & Birds



江寒汀繪著 百花・百鳥

美術設計●陳修明

設計製作●高意設計製作公司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合作出版

發行人●何恭上

發行所●藝術圖書公司

地址●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8號

電話●(02)362-0578・(02)362-9769

傳真●(02)362-3594

郵撥●郵政劃撥0017620-0號帳戶

分社●台南市西門路1段223巷10弄26號

電話●(06)261-7268

登記證●行政院新聞局台業字第1035號

定價●380元

初版●1991年9月30日

江寒汀繪

百花・百鳥



0000028804

藝術圖書公司印行

541103/13

367283

Painting Flower and Birds

Publisher: Ho Kung-shang
Published by ART Book Co. Ltd.

FIRST EDITION: 1991

All Right Reserved

ADDRESS: NO. 18, LANE 283, ROOSEVELT
ROAD, SEC. 3, TAIPEI, TAIWAN,
R.O.C.
TEL (02)362 0578 • (02)362-9769
FAX (02)362-3594

PRICE : US

Printed in Taiwan



寒汀筆下鳥，百態盡傳神

——江寒汀的《百鳥圖》和《百鳥百花冊頁》

花鳥畫自唐代臻於成熟，到現在已一千多年了。由於可以怡情悅性，予人以美的享受，因此花鳥畫一直都受到廣大人們的愛賞。

一幅花鳥畫，相對地說，花是靜態的，而鳥則具有較多的生動姿態，靜中有動，互相映襯，因而更富生機、更饒意趣。鳥在視覺上比較惹人注目，然體積所佔不大，但卻被看成是花鳥畫中的主角。鳥的種類十分複雜，不同的類別又有不同的習性；如食物改易，也會導致羽毛顏色的變改；牠們的飛鳴宿食，十分靈動，不生故常。沒有長時期的觀察寫生，並稔熟牠們的體性，絕不可能繪畫出一幅形神兼備的作品來。

據郭若虛《圖畫見聞志》記載，北宋名畫家易元吉爲了畫好水禽，他在居舍的後面，開鑿池沼，開以亂石叢花、疏竹折草，讓水禽生活其間，以便經常觀察牠們的動靜作息，可謂用心良苦。郭若虛在同一書中，還談到五代名畫家黃筌受後主孟昶之命在八卦殿繪畫《四時花鳥》，因爲錦雉畫得栩栩如生，獵鷹誤以爲是真的活雉，竟欲加撲擊。這真是畫史上的千古美談。

談到近代畫壇精繪禽鳥的名家，當然要首推江寒汀先生了。他原名上漁，以字行，所居曰荻舫齋。清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年）出生於江蘇常熟。十六歲就拜師同里畫家陶松庵學

習花鳥畫，除遍摹各家畫迹外，還十分注意大自然千姿百態的觀察描繪，在青年時代已贏得了較高的畫名。二十八歲便在上海開始他的賣畫生涯。從小就喜愛養鳥的江先生，到上海後知道那裏的「四馬路」（廣東路）是「鳥市」所在，高興極了，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去走走，不但觀看禽鳥，而且會晤一下那裏熟悉的養鳥朋友。他喜買難以馴養的野鳥；春天雛鳥上市，也會有選擇地把整窩的幼雛通通買回家，好的就留下，次些的就放生了。賣鳥的商販知道他欠缺某一稀有品種，還會遠從江浙的山區羅致回來。多年的喂養體察，他對各種異鳥靈禽都熟悉非常，只要聞其聲便知其爲何鳥，見其形就能辨其爲雌爲雄，禽鳥各種鳴啼、埋羽、啄食、飛降、悲喜等動態，無不了然於胸，所以提筆作畫，便能神態百出，妙契自然。他對明代林良、呂紀，清代的華喦、虛谷、任頤等大家的畫法都曾深入研究，隨手背擬，都幾可亂真。名畫家唐雲嘗有詩贈他說：「寒汀飲得酩酊候，縱筆能勾虛谷魂。」絕非過譽之詞。可惜在他創作最旺盛的時候，忽染不治之疾，於一九六三年二月去世，享年僅六十歲。

江寒汀先生畢生創作勤奮，存世書作當不會少，但真正稱得上代表作的，恐怕祇有《百鳥圖》卷和《百鳥百花冊頁》兩種最受矚目。

《百鳥圖》卷是畫家在一九五三年、五十歲時創作的。全卷分十段，以二十八天的時間完成。爲了方便大家了解這一鉅製的創作概況，不妨將畫家的自撰跋語抄錄如下：

「余七歲即喜陶鳥，嬉戲而已。十六學畫，以花鳥爲主。素習養飼，乃進而研求其性情，益以重值購奇禽，置之籠中，繫諸棒端，觀其鳴聲啄食之態，或縱之檐前屋角，以察其飛翔棲息之勢。其顏色不同者，約二百餘種；細析異同，求其名實，數當逾千。其類可分二：曰居留鳥，曰候鳥。候鳥逐氣候而轉徙，夜間飛行過海洋，千里不息。每春暮，由南洋諸島渡海而東，以達東北；迨秋，循原道而返；哺雛、覓資糧、避寒暑也。居留鳥慣其土宜，居有常處，偶亦轉移，不過三四百里。余朝夜於茲凡四十年，粗能得其概況。北能辨鳥之嘴爪，辨其鳴聲與所須(需)食料。雖小道，亦博物之一助也。此卷於酒後拈下，參用前賢名家筆法，寫成十節，先後共二十八日，筆墨不免草率，紙幅所限，尤形局促，聊資一時興會耳。」

它不但介紹了禽鳥有關的知識，而且文字典雅可誦。在這卷子中，不同的段落，有不同季候和景色的描寫，我們通過不同花果的點綴，便可窺見時令的大概，而在末了題款的一段，則綴以雪景。其中月夜的一段，草雀爭翔，那當是描繪候鳥在夜間移徙的情況。通過作者的精心安排，四時花鳥同時呈現；有的鳴唱，有的翹翅，有的覓食，有的戲水，有的在枝間穿插往來，……啾啾之聲似傳於耳畔。這裏有畫眉、太平鳥、八哥、鵲鵲、翠鳥、燕子、繡眼、鸛鵒、麻雀、蜡嘴、白頭鵯、啄木鳥等

等，恕不多舉，一眼看去，彷彿進了大自然中的飛禽世界。畫家布局巧妙，有疏有密，安排得生動而有節奏。作品中有些墨彩繽紛、筆勢瀟灑的，那是意擬林良之筆；而設色鮮麗，深得南宋院體工筆之美的，是師法呂紀之作；至畫眉等鳥，羽毛蓬鬆秀淡的，當是學習華嵒參酌「四王」山水乾筆枯墨皴擦技法移到羽毛上的妙用；任頤擅畫浴水的濕鳥，雖筆墨施展不易，若得其法，則益增其能，看江寒汀之所作，確令人折服。這個卷子禽鳥品種多、動態多、畫法也多，確是一份欣賞禽鳥、學習禽鳥的好資料。

《百鳥百花冊頁》是江寒汀四十四歲至四十七歲時的作品，共一百幅，一鳥配一花，多以兼工帶寫書法畫成，張數雖多，但構圖絕少雷同。凡每頁有署款的，皆爲這套冊頁之作。它和《百鳥圖》卷一樣，都屬禽鳥畫作中的傑構。

學習禽鳥畫，由於鳥的動態特別多，因此教材顯得異常需要。過去雖然早有《芥子園畫傳》鳥譜、鳥訣的面世，但略嫌粗簡。近年出版的鳥譜之類的刊本也不少，可惜多爲墨線所勾或黑白印本，不無遺憾。我們知道，禽鳥形狀相近的很多，其微細的區別主要在於羽毛色彩上的不同。這次藝術圖書公司把江寒汀先生兩種力作以彩色精印，部份大小且與原雀相近，這對翎毛畫的教學，將起到巨大的推進作用。

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於香港

爲百鳥寫照

——江寒汀和他的《百鳥圖》



江寒汀自用鳥架

鳥市常客

在上海鬧市中心，有一條廣東路，又叫五馬路。它的西頭，坐北朝南，長長的一排店堂，盡出售飛禽走獸，天上飛的，地上走的，水裏游的，品類繁多。緊挨着店堂，還有更多的地攤，賣鳥食的，打鳥籠的，販鳥的，出售鳥食罐的，加上捉籠籠鳥的顧客，看熱鬧的閒漢，人堆裏鑽進鑽出的小孩，黑壓壓一片，鳥叫聲交織着南腔北調的討價還價聲，一片嘈雜，從早到晚。這便是上海的鳥市，它的興旺景象，一直延續到四、五十年代。

每天下午，總有一位常客來到鳥市，此人身材不高，平頂頭，方臉，大眼睛，穿一件灰色長衫，夾一支香煙，神情怡然。他就是海上花鳥畫家廬山江氏寒汀。

畫家每天來看鳥，買鳥，結交不少養鳥朋友，每當他來到鳥市，整個精神便沉浸到鳥的世界。他喜買難以馴養的野鳥，紅嘴白頸黑身的塞鵲，五色斑斕的虎皮鵲，長尾巴的唐山鵲，黑白相間的四喜，往往重價購之，即使用去口袋中僅有的酒資，也在所不計。春天雛鳥上市，他會買一窩黃嘴綠毛的幼雛，用手帕包着回家。有時更將整窩黃頭買回家，好的留下，差的放生。不少鳥客人不怕路途遙遠，從蘇州、杭州將稀有的飛禽運到他上海家中，主人在欣喜之餘，除付諸鳥款外，還以名酒佳餚招待。

養鳥知識的積累，開闊了畫家的視野，爲



雞(雕塑) 江寒汀

他的花鳥畫奠定了寫實的基礎。

江寒汀不僅自己跑鳥市，有時也帶領弟子一起逛。遇上什麼鳥，他便向身邊學生介紹鳥的基本知識。例如鳴叫的鳥，是由於有鳴管，而鳴管位於鳥頸的基部，所以雄鳥鳴囀時，昂首引頸，如同公雞啼鳴一樣。看到杜鵑鳥，他會告訴學生，這鳥愛吃毛蟲，屬於益鳥。又說，它有一特異習性，從不營巢，也不孵卵，將蛋產於別種鳥的巢中，以後的事，一切請它鳥代勞。畫家講述的鳥的趣聞，往往引起青年藝徒對知識的進一步追求。他還愛告訴學生，我國土地遼闊，是世界鳥類最多的國家之一，我們生活在這塊土地上，是值得驕傲的。然後就眼睛微微一閉，頭點點，一副得意神態。

在逛完鳥市以後，江寒汀常到附近的老朋友家中小坐，休憩片刻。一天，又走到老友家中，江寒汀多休息了會兒，主人乘機攤開張潔白的宣紙，請畫家隨意塗幾筆。只見江寒汀用筆蘸上墨，以乾筆雙勾了一朵怒放的牡丹，然後再用筆吸了點清水，補上幾張葉子。放下筆，端起茶杯，呷了口清茶。心想，今天的晚飯錢尚無着落，自己卻信筆畫了枝牡丹，有什麼用呢？看看窗外樓下人們在生活線上掙扎，不禁黯然。於是在畫幅空白處題下兩句詩「笑煞牡丹空頭大，何以充實療民飢？」他又想，而今自己是四十開外的人了，雖能畫一手花鳥，然而有什麼用呢？從眼前的一切進而憂慮及未來的個人前途，暮色漸漸重起來，畫家陷入深深的沉思中。

欣逢盛世

五十年代初期，江寒汀結束了奔波的飄泊



江寒汀自用鳥籠

生活，開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，上海郊縣也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。江寒汀由弟子陪同，跨過黃浦江，向郊縣農村走去。

農民用田裏剛採摘的鮮黃瓜，蕃茄來款待客人，純樸的感情，使人感動。當畫家接觸到農民組織起來的新新生活後，情緒尤為高昂，他情不自禁地在鄉政府辦公室裏，在眾多的農民兄弟圍觀下，攤開一張宣紙，拿起筆，為農民畫了一張畫。畫幅上出現的是公雞，堤岸，嫩綠的秧田，抽芽的柳枝，朝霞滿天，旭日東升，公雞引頸啼鳴。他題寫了「東方欲曉」四字，落了款，懸掛在辦公室裏。事後人們獲知，這幅國畫，是上海國畫家贈送給組織起來的農民的第一幅。



江寒汀自用硯盒拓片

浦東洋澤出了個青年養鴨能手，養鴨成活率高。率領鴨羣外出放養，哨子一吹，眾鴨聽命，要進則進，要停則停，人呼鴨司令。江寒汀來到這裏，一住三天，早上鴨子出棚，棚內白花的盡是蛋。隨後又細看鴨子出棚下塘的神態，數不清的鴨子在水裏浮游歡鬧。有的潛水，有的拍翅，有的鳴叫，追逐嬉遊，此呼彼應。岸上桃紅柳綠，伴隨著水車聲響的是悅耳的山歌。這一片江南春曉的情景，怎不使畫家動情？

江寒汀每一次去農村，總帶回新的感受，

產生新的構思，新的作品。作者對新的繪畫題材如棉花、玉米作了嘗試，即使是過去常畫的布谷鳥、水老鴨、鴨子，出現在畫幅上，也與昔日有別，自有一股生活氣息。



鷹(雕塑) 江寒汀

最使江寒汀感到興奮的，上海開始積極籌備成立畫院，這樣，畫家們便有了一個學習、活動的中心。畫院籌備組一成立，即對畫家們各方面予以關心。例如為讓畫家對禽鳥有更多的感性知識，特地在園子一角，建立一個高大的鐵絲籠，裏面布置了水池、樹木，飼養各種禽鳥，會說話的八哥，相視相愛的鴛鴦，白頭寒雀，花臉鴨子，碧綠的繡眼，棕黃的畫眉，可算應有盡有。江寒汀將自己家中的籠鳥主動送進禽鳥天地中，他說：「我進畫院了，讓鳥也一齊進來。」喂食的任務，由幾位畫家自願承擔，江寒汀為當然一員，他常常天不亮便來畫院喂食了。就在這裏，隔着籠子，吳湖帆、張聿光、來楚生、張大壯，還有不少年輕的畫家，對禽鳥的毛色、習性、雌雄，紛紛議論，帶著常熟口音而講話多的是江寒汀。時隔不久，畫師們在自己畫幅中作了反映，來楚生創作的《花臉鴨》，陳佩秋創作的《寒雀圖》，社會反應較好，都是得益於觀察生活的一些例子。

當畫院籌委會接受領導分配作畫任務後，畫師們意氣風發，熱情高漲，他們為各大賓館創作了大批繪畫，江寒汀畫了幾十張花鳥，其中有人們贊譽的《芭蕉綬帶》(為虹橋賓館作)，



江寒汀自用硯、壺

《紫藤孔雀》(為軍事博物館作)、《海棠孔雀》(為國際飯店作),隨後更有《紅梅圖》(為北京人民大會堂作),在尺幅闊大的作品上,凝聚着畫家的心血,顯示出作者的才華。

新的社會,充滿着光明和蓬勃的生機,它給畫家以巨大的影響和力量,也為畫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,從而使畫家的作品——無論內容或個人風格都有了突變,產生了一種飛躍。

樂育人才

一九三一年,大批東北人流浪進關。在人羣中有位青年隨着家庭輾轉來到上海,落腳在武定路的一幢老式石庫門房子裏,不期然與江寒汀做了鄰居,於是開始學畫,後來並成了畫師的女婿,這青年便是李卓雲。

卓雲對我們回憶了從師寒汀先生的經過及感受,下面是他口述的記錄:

「幾十年來,我有機會和江老師接近,看他作畫、課徒,是莫大的幸運。他對古代花鳥畫大師作過深入研究,和人談到哪一家,能立即提筆畫出來。他教門徒,不強調學他本人作品一種風格。據我所知,有教任伯年一路的,有教虛谷一路的,有教華新羅一路的,有教林良、呂紀一路的,有教宋元工筆一路的,有教江老師本門的,在這方面,他不愧為一位教育家,做到了因材施教,流派紛呈。他的花鳥畫功力,由此可見。

「他的門弟子,寬泛些計算,大約有上百人。值得注意的是,他看到窮人家子弟學畫無門,便比較有意識的加以栽培,比如對店員、工人、學徒、農民、手藝人、賣藝者等等,凡是熱愛藝術而能勤學苦練的,無不熱情接待。他的許多學生,至今手握畫筆,奮戰在各條戰

線,有不少且已成為專業畫師,享有盛譽,這是和江老師的『樂育人才』分不開的。著名山水畫家吳湖帆送過他一副對聯:『一山桃李同時發,千里湖湘入興新。』這上聯,真切地反映出江老師學生眾多的實況。

「我也是江老師的長長的學生行列中的一員。

「我,一九二一年生,東北吉林人,今年六十二歲。一九三一年隨家流浪進關。由於和江老師住同一幢房子,打十八歲上學習老師本門花鳥。學了一陣子,後來在老師授意下,改學刻竹了。事情經過是這樣的,有一次,老師見我畫幅上鈐蓋的印章是自刻的,他便很感興趣地對我說:『你會刻印,很好,我教你刻竹,試試看,可好?』於是我便跟江老師學刻竹。



江寒汀紫砂壺拓片

「本來我只知道老師花鳥畫得好,哪曉得他對刻竹也深有研究。

「要學刻竹,先學做刀。老師讓我買大號鋼針,也就是縫棉被的那種,將針孔軋掉,磨製出鋒來。有時,也用象骨做刻刀。磨刀很有講究,鋒要磨得一面直,一面斜,也就是一面鋒。我刻竹的頭兩把刀,是江老師親手做的,至今尚保存着,使我終生難忘。

「刻竹分淺刻、深刻、留青等,老師教我學淺刻,他說,淺刻不易,刻得雖淺,但要分出層次,花葉、花梗都要交代清楚。鳥的羽毛雖不是一根根刻出來,但總體看上去應給人一種毛絨絨的渾厚感,這都要用平刀鏟出來。刻草蟲,要注意刻好蟲鬚,刻時刀桿放直,執刀如執筆,一刀過去,隨即再回一刀,這樣刻出的蟲鬚,有神。你如用放大鏡照看,便可發覺,鬚端用直桿來回連刀,是方的,槽形;若

側桿刻出，就呈三角形，神氣便差得多。

「刻竹要好，在於刻出畫家的畫意，刻的人要懂畫。我的條件比較有利，經常可以看老師作畫，而刻竹畫稿，老師更是當着我的面，一邊畫，一邊講，何處應重，何處應輕，何處陽刻，何處陰刻，他都詳盡地交代。花卉的葉子，老師用墨畫好，然後白粉勾筋。多片葉子，分出正面、反面、側面，可以用陽文、陰文技法互換着刻。再如墨有濃淡，刻竹如何表現？那就刀重的代表濃，刀輕的代表淡。」

「刻竹，光線至為重要。隨着光線移動，坐的位子也隨之移動。籠統說來，刻竹光線投射採取四十五度。上午光線好，人坐在桌前刻；下午則坐在桌後刻；黃昏時就要坐到更矮的枱子前面刻了。」

「所刻竹扇骨原材料，老師要求高，都是去蘇州定製水磨竹骨，一次打一百把，磨工精細，看了真叫人愛不釋手。」

「老師作畫，我刻竹，這是老師對我的關注和鼓勵。抗日戰爭時期，我失業，曾隨老師去常熟、無錫等地，每天早上跟他上茶館，擺上一個攤子，老師作畫，我刻扇骨。當眾獻藝，倒也吸引了不少看客，有的看後掏錢購買，我們當場加刻上款以示優惠。那時一把刻好的扇骨賣二十五元，大約值一担米的錢。抗日戰爭的最困難幾年，我們終於用自己的雙手，維持了生活，雖然很困苦，但熬過來了。如果計算下總數，我一個人先後為江老師刻過的扇骨有幾百把。」

「現在我還保存了一些江老師的扇骨作品，有的已鐫刻完畢，有的還只是畫稿，未曾動刀。折扇扇骨，尺寸是那樣狹長，一經江老師設計，每一面扇骨就好像一幅立軸畫，做到了小中見大。而尤為觀者傾倒的，畫與竹渾然一體，畫家在具有一定堅硬度的竹片上揮毫，幾乎與具有柔軟性的宣紙上一樣，仍然見筆見墨，紙上的墨中三昧，在竹面上充分被表現出來。可能正是這種藝術趣味，誘惑我搞了一輩子竹刻。現在雖年老眼花，但還免不了手痒痒的，偶爾刻點作品，讓自己獲得藝術上的滿足。」

「我所以不厭其詳地介紹這些，主要是反映一下江老師除繪畫以外，他的藝術修養的淵博與藝術趣味的廣泛。談起老師的業餘愛好，真是又多又認真。」

「據我所知，老師還愛種花、照相、養狗、飼蟲、裝配礦石收音機等等，名目繁多，態度認真，世間少有。舉例來說，有一陣子，



江寒汀家藏未刻扇骨

他熱衷起養狗來，多得令人不相信，什麼哈叭狗、矮腳狗、狐狸狗、獅子狗、狼狗，這是一般人熟悉的。另外，他還養過捉老鼠狗，便為人們罕知了。這條狗真的捉過幾次老鼠，俗話說，『狗捉耗子——多管閒事』，這條狗可謂多管閒事狗。老師還養過條唱歌狗，只要有人吹口琴，此狗便『唔唔，汪汪，呼呼！』引吭高歌，狗腔狗調，聽者無不發笑。還有條攔腳狗，專喜伏在你身邊，要你用腳攔在它身上，就渾身舒服。這條狗為要老師攔腳，寫字台下面地位成為牠專座，是不用說的了。值得一提的，牠見客人進門，任你東西帶得再多——挾包裹的、拎籃子的，總是搖尾相迎；一旦客人告辭，即便帶去一張宣紙，牠也立刻從寫字檯下面竄出來，咬住來人衣角不放，一直等到主人呼喊，方勉強折回臥處。你說奇不奇？至於礦石收音機，老師也喜歡過一陣子，大約弄過十幾個，放滿一抽屜，空了就擺弄，抓一個耳筒往頭上戴，像電報局收發報員。話說遠了，就在這裏帶住吧。總之，江老師業餘愛好廣泛，愛一樣，認真地弄通一樣，那種認真勁，鍥而不捨的精神，使我感動，欽佩。更使我記起人們常常說的『功夫在畫外』這句話來。」

靈禽百態

我國花鳥畫，遠始隋、唐，五代、兩宋，臻於繁榮。以後作者羣起，人才輩出。江寒汀認真學習古代花鳥畫家技法，同時看重寫生，將民族繪畫優良傳統和個人寫生心得結合起來，互為參悟。由於他細心觀察，勤於默記，在個人消化、融會的基礎上作畫，因而理紙揮毫，時得佳作。

江寒汀的花鳥圖，畫幅不論大小，給觀者的第一個印象，構圖穩妥，一花一鳥，一枝一葉，一石一草，經營位置，自然真率，大幅不雜亂，小幅不瑣碎。苦心經營，卻不露斧鑿痕。畫家表現的自然美，深深地征服了觀眾。

他畫的鳥，品類眾多，情態各異。由於熟知鳥的結構、習性，技法熟練，形象自然逼真，動態活潑有趣，諸如鳴叫的、飛翔的、洗澡的、理翅的、偎依的、喂食的、待哺的，可謂百鳥羣集，神態畢現，莫不充滿着生命力。老畫師張大壯贊譽過：「寒汀筆下鳥，天下到處飛！」

色彩是構成繪畫的重要因素，我國古代繪畫理論「六法」中，即有「隨類賦彩」一項。在江寒汀花鳥畫中，我們看到，有的顯得富麗，但艷而不俗；有的表現清雅，卻墨彩飛揚。他繪畫色彩給人總的觀感是明麗的。

通過構圖、造型、設色，畫家的最終的目

的，還在於將自己生活中觀察來的花鳥，通過畫幅，生動地表現其神情意態，從而給觀者以美感。可以這樣認為，江寒汀在花鳥畫中，傾注了自己的感情。試看《百鳥圖》卷以及《百鳥百花圖》冊，怡然枝頭的鳥，歡然入浴的鳥，乃至覓食喂雛的鳥，都洋溢着一種生活情趣、一種人情味，如同古人詩中所說：「山鳥多情如識我」的意境。

概括起來說，江寒汀花鳥有這樣一些特色：造型準確，構圖穩健，賦色絢麗，形象傳神。他的畫幅，給人一種明快、愉悅的感覺。在同輩花鳥畫家中，可算高手。

《百鳥圖》卷引首，葉恭綽題寫了「靈禽百態」四字，確有深意；吳湖帆在卷末跋語中寫云：「吾友寒汀道兄性喜養禽鳥，紗籠列陣，不少百計。三十餘年之經歷，凡各種鳥性，俱能稔悉，飛鳴宿食之態，盡在目中；更積三十餘年學畫之功力，一一寫之，摹之，傳之，章之。成畫卷十本，凡鳥百種，不獨生趣盎然，色彩燦爛已焉！」作為同道摯友，這又是吳湖帆對這一長卷最好的評價。

值得慶幸的一件事，在《百鳥圖》卷後，保存了作者手書跋語一紙，記錄着畫家養鳥、畫鳥經過以及《百鳥圖》卷繪製過程，十分珍貴，現在全文引錄在下面：

「余七歲即喜飼鳥，嬉戲而已。十六學



畫，以花鳥為主。素習養飼，乃進而研求其性情，蓋以重值購奇禽，置之籠中，俾諸棒端，觀其鳴聲啄食之態，或縱之樵屋角，以察其飛翔棲息之勢。其顏色不同者，約二百餘種，細析異同，求其名實，數當逾千。其類可分二：曰居留鳥，曰候鳥。候鳥逐氣候而轉徙，夜間飛行過海洋，千里不息。每春暮，由南洋諸區遶海而東，以達東北；迨秋，循原道而返；哺雛，覓資糧，避寒暑也。居留鳥慣其土宜，居有常處，偶亦轉移，不過三四百里。餘朝夜於茲凡四十年，粗能得其概況。比能就鳥之喙爪，辨其鳴聲與所須食料。雖小道，亦博物之一助也。此卷於酒後燈下，參用前賢名家筆法，寫成十節，先後共二十八日。筆墨不免草率，紙幅所限，七形局促，聊資一時興會耳。」

據作者自跋，此卷十段，二十八天畫成。另據作者題寫年款，此卷作於「癸巳夏日」，即一九五三年，作者五十歲。

夙志以歿

一九六二年，江寒汀豪情滿懷，決心在繪畫風格上來次變法，而且已刻下了一批新的印章。可是正當他藝術上攀高峯的時候，經醫生檢查，最後診斷得了不治之症。在死亡即將降臨時，畫家沒有驚慌失措，利用僅有的珍貴時間，去了一次山東，帶柄拜訪了「五嶽獨尊」的泰山；在曲阜，遊孔廟，訪孔府，謁孔林；又到了一次浙江，在美麗的西子湖畔，錢塘江觀潮處……留下了他的足跡和丹青；此外他還特意安排時間到常熟去，對自己家鄉作最後一次看望。回到上海後，他便手不離筆地作畫，無論白晝還是黑夜，在他生命最後的時日，畫了近百幅作品。

病漸重了，上海市有關領導，親自陪送他住院，海上中西名醫為他會診，許多朋友與學生，日夜輪值守護在病榻旁。生命垂危時，呼吸發生困難，他斷斷續續地說：「我尚未到達高超的藝術境界，正想『變』，現在……，這樣……，可惜！」

為了鼓勵青年人積極學習，並為師生情誼留紀念，江寒汀將自用印，分贈學生，囑咐他們：「好好學畫，努力上進！」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（農曆正月十三日）凌晨三時五十分，海上著名花鳥畫家與世長辭。

噩耗傳出，藝苑震悼。

鬚眉皆白的老畫師張聿光聽到不幸消息，



鄧散木刻



來楚生刻



陳巨來刻



呆了半晌，連連嘆息，說：「唉，挨不到他呀！唉，挨不到他呀！」

萬國殯儀館花園從靈堂一直排放到大門口，靈堂四壁，掛滿挽聯。追悼會會場，籠罩着一片悲哀、肅穆氣氛。

摯友吳湖帆送來手書挽聯：江水咽南朝，學士才高空費草；梅村歌畫友，彩筆夢斷竟無花！

書法家白蕉哭江寒汀挽詩是：「樽前談藝尋常事，不道尋常不尋常。鳥自無聲花灑淚，江南歸來哭江郎！」

吳昌碩弟子、畫院老畫師錢瘦鐵參加追悼會，從殯儀館門口放聲大哭，直至靈前，感情激動，最後終於昏厥過去。

畫師的入門弟子，身穿素服，念及師恩，有的抑制不住自己，哭跪在靈前。

追悼會由王個穆致悼詞。遺體安葬於上海龍華公墓。吳湖帆書碑：「畫師江寒汀之墓」，碑石刻成硯形，表示埋葬在這裏的，是曾為繪畫事業的繁榮，以硯為田，勤奮工作了一生的畫家。

一九八二·八·二勞齋

靈禽百態

恭錄為
寒汀名家題

——江寒汀的《百鳥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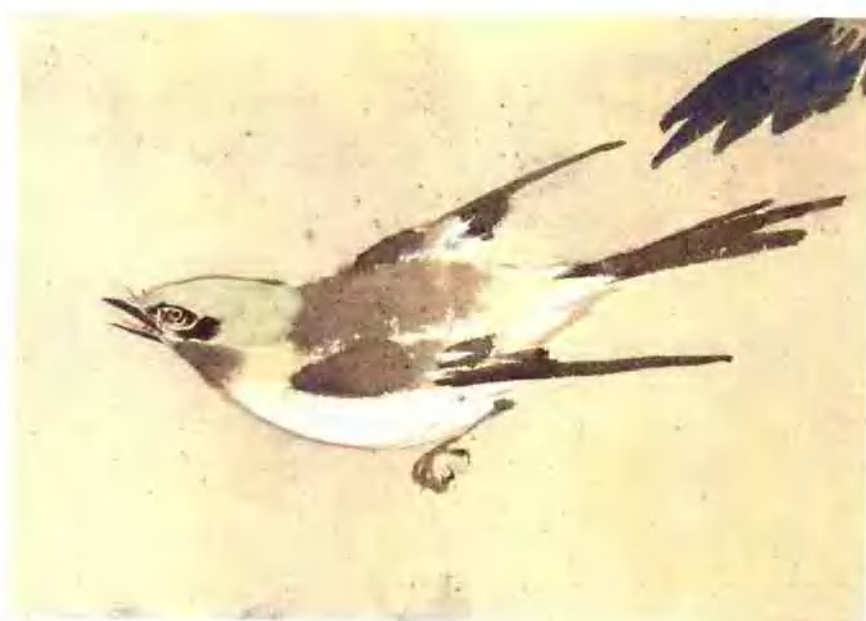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A1





A3



A4